

名家随笔

# 坐观黄河垂钓者

高定存

保德县城紧临黄河，河滩是休闲散步的好去处。近两年，我每天下午都要到河边走一走。眼前的黄河水一年比一年清，一年比一年绿，绿得让人不知如何形容才好。春夏时节，河边的柳树舒枝展叶，一派新绿，而河水之绿丝毫不逊柳色，水面波澜不惊，宛如一河绿色琉璃在向下漂移。

一河好水门前过，自然勾起人无限情致。春夏时节，钓鱼的人多起来，常引我驻足观看。立夏这一天，只见那个长潭一般的洄水湾处，一溜栽着21根海竿，几位钓者面河而坐。他们头上包裹严实，遮阳帽墨镜之外，还像少女一样戴着面纱。看那海竿，顶端都有小铃铛，如果鱼上钩，扯动鱼线，小铃铛会发出声响。

看过一溜海竿，往上游走几十米，又见有人端坐马扎，两眼望向河面，旁边三根手竿架向河中。河上波光粼粼，不时有燕子低飞着掠过水面。也不知这位钓者是在看河，看浮标，还是看燕子，或许这些都没看，他看的是时光的流逝。

手竿上游几十米处，是另一位钓者，他每天下午都在这里。准确说，他这不叫钓鱼，应该叫捕鱼。他用的是渔猎钓具，钓线上拴着一个尖利的大铁钩，上面不挂诱饵，而是挂着一个微型摄像头。将这铁钩抛向20米外的水中，浮子把铁钩悬得直立起来，扯动钓丝，调整使钩尖朝里，然后人就坐在小凳上，观察钓竿尾端的小屏幕。黄河水清澈透明，屏幕上可以清楚地看见河底的淤泥水草，间或有一两寸长的小鱼游过，保德人称之为沙锥子。这些都不理，只等大鱼游过来，在经过尖钩的一瞬间，钓者猛抬钓竿，尖钩就能把鱼钩住拖上来。我奇怪不用诱饵，这位钓者说，开始用过一段，也撒饵打窝，但前来觅食的都是些小鱼和放生鱼，黄河野生鱼全都不来，躲诱饵如同躲炸弹，鬼精得很。多次试验后，再不用钓饵。这位钓者对放生鱼看不上眼，专钓野生鱼。他说野生黄河鱼与养殖放生鱼相比，味道真是天壤之别。与海竿钓相比，这个摄

像钓法很是考验人的耐力，须经常盯着那个小屏幕。我有时也看一阵，但连20分钟也坚持不下来。

黄河鱼自古就是美食，除了《诗经》“岂其食鱼，必河之鲤”，历朝历代念叨黄河鱼的古诗文还有不少，保德天桥峡的石花鲤鱼曾经是贡品。上世纪60年代以前，黄河鱼成群结队。夏天，太阳落山时刻是鱼群觅食高峰期，鱼群一边觅食，一边撒欢，一些大鱼会从河中心的浪尖上跳跃起来。鲤鱼出水身姿优美，如同海豚跃起一般，待身体完全离开水面以后，尾巴还要甩上两甩。但它重新入水时就完全没了讲究，不是像海豚那样一道弧线钻下去，而是到最高点以后，完全放弃控制，任凭身体自由坠落，溅起一片老高的水花。

黄河鱼的噩梦是在上世纪90年代，黄河流量大减，下游每每出现断流，水浅难养鱼且不说，更要命的是河水污染严重。特别是晋陕蒙三角交会处，矿产资源丰富，五小企业遍地，大量的废渣废水直排黄河，河面上经年漂着一层黑色油污。那时黄河所飘散的不是特有的泥腥味，而是一种刺鼻的很复杂的味道，河里鱼类基本绝迹，河滩上连一个散步的人也没有。

2010年以来，黄河两岸铁腕治污，关闭大量小企业，各县新建污水处理厂，黄河水质逐渐好转。有监测数据显示，自2022年起，黄河干流水质常年保持在二类以上，河里鱼儿日渐增多，冬春季节，还常有天鹅落下来。

我原本对钓鱼一窍不通，这两年看得多了，渐渐有所了悟。钓者静坐黄河岸畔，所钓不单为鱼，更为一种无形之物。抛竿入水，凝神对河，那一刻，天地之大美，时光之从容，精神之自由，都随河水而来，缓缓注入钓者心底。我以为，在大江大河垂钓，远比在池塘水库垂钓有意思，江河多风物，最可陶性灵。

漫步黄河边，感觉垂钓者也是峡谷景物的一部分。孟浩然诗云：“坐观垂钓者，徒有羡鱼情。”我不羡鱼，只羡垂钓者那一种澄净的境界，观之日久，我也领悟到了不少。

## 端午，一个飘香的节日

杨建

“粽子香，香厨房；艾草香，香满堂……”农历五月初五，这是一个从远古走来、飘散着浓烈香味的节日——端午节。

端午，是一个飘香的节日，这沁人心脾的香味，飘自粽叶的清香、粽子的浓香。当初夏的树梢响起知了的第一声歌唱时，溪边地头的粽叶便开始吐翠滴绿了，那宽大的吸足天地精华的粽叶，舒展着碧绿纤长的身姿，弥漫着淡淡的清香，它等待了一个漫长的季节，便要与端午这个节日融合了。当粽叶将糯米紧紧包裹其中时，经过温火的焖煮，粽叶的清香与糯米的香味就糅合在一起了。粽叶一剥开，一股浓浓的、醃醃的香味，便扑鼻而来。而当这些蘸满亲情的清香满屋弥漫时，节日的味道便浓郁起来了。

端午，是一个飘香的节日。这飘荡在端午的天空的香味，源于艾草的幽香、菖蒲的芳香。“三月生，四月长，五月节，艾上房，男女老少采艾忙”，儿时的歌谣至今难以忘怀，它伴随着一路花香一路笑语溢满心扉。摇曳在五月的艾草和菖蒲，青嫩碧绿幽香弥散，亭亭玉立芳香馥郁。人们踩着节日的

露水出门，在池塘边割下葱绿的菖蒲，在山坡间采来葳蕤的艾草，然后分插在每个窗户和门檐，那些沾着露珠的艾草和菖蒲，立时就鲜活了家家户户的庭院，满室满院飘散着的青草芳香，伴着节日浓浓的的气氛在空气中漫散开来。

端午，是一个飘香的节日。这温暖心田的阵阵馨香，是菖蒲酒飘散出来、雄黄酒喷涌出来、草药浴蒸发起来的。当挺拔的菖蒲在端午的熏风里摇曳时，浸一坛菖蒲酒，那金黄翠绿的琼液，气味芳香，喝下的是醇厚的甘甜，回味的是绵长芬芳；当端午的气息轻抚着脸颊时，泡一碗雄黄酒，涂抹在孩子身上，那是对平安的祈盼，再染一把五彩丝线，系在儿女的手腕上，那是对吉祥的期望；当端午的阳光灿烂起晴空时，煎一桶清香袅袅药草汤，躺在木盆里，让深褐色的水漫过肌肤，周身便沉浸在一片暖意里，那就是屈原所歌的“浴兰汤兮沐芳华”，那就是暖暖的香味，暖暖的岁月，暖暖的记忆……

这些沉淀着千年往事的习俗，漫过了亘古岁月，让人沉醉在天地的清香气里。

自驾云南，途经四川。入川怎能不去江油、眉山拜谒一下李白故里和三苏祠？看地图，两地恰在一线，江油在北，眉山在南，正好先唐后宋。

先到江油。女儿说江油肥肠最有名气。这肥肠与诗仙李白也太不搭了吧？晚上走在青莲镇的小街上，店铺几乎都打烊了，只有一家名叫“二哥肥肠”的店还在营业。街口有一圆形花坛，塑白色雕像，从背影看可断定是李白“举杯邀明月”的造型。花坛下方写着“诗人愁肠，魂系肥肠”。

次日晨，我们进二哥肥肠早点。厨娘正在桌前切肥肠，热气腾腾的一大盆，一人站一人坐，手脚极麻利，将冒着热气的肥肠切成一节一段，随手一推入盆，切完一盆又是一盆。

我搜索枯肠，不知李白的哪首诗里有过肥肠的踪影。倒是写酒的诗篇涌了出来，“会须一饮三百杯”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”……首首都豪放恣意、神奇瑰丽。可是，眼前这白花油腻腻的肥肠，实在是觉得有些亵渎诗仙。

还好，一街之隔的李白故里让人心里舒服许多。园子很大很空旷，门口的青年李白塑像俊朗飘逸，双目深邃。

进园，逐级登攀，小径之外，全是森森古木，最契合游人的怀古幽情。园中最高处是太白楼。李白的故事及生平用塑像或画作表现，楼前便是著名的“醉酒吓蛮书”铜塑像。登楼俯瞰，禁不住想，这小小的地方，怎能放得下李白大大的心？青年李白有着“济苍生、安社稷”的远大抱负，24岁仗剑远行，开始他的壮游，也开始了他一生的传奇与人生。

磨针溪、洗墨池以及陇西院，全都看了。足以慰我心的是李白纪念馆。一进馆，屋顶上李白的诗句排山倒海奔腾而来，一行行一句句，真是大气磅礴。没进去细看，只站在这门口凝神仰望，心中块垒顿消、神情大振。

离开青莲镇时，“中国的李白 世界的江油”几个大字在街上与我们告别，想起进江油时的欢迎语“李白故里 诗意中国”，总算欣然。

到眉山是次日晚。进餐之地是网红店，在著名的商业街纱縠行。这里清雅别致，院内青竹丛丛，山石玲珑。原来这酒店就在三苏祠旁，花墙那边即是三苏祠。

上了几道菜，最后一道是东坡肉。只一块，寸许高宽，红白相间，油亮润泽，放在精致的白瓷盘里，看上去高贵又艺术。吃一口，绵软滑嫩，味道绝佳。这一吃，把前几道菜的名字、味道，全压了过去。

到眉山之前，我将意公子讲苏轼的视频又全听了一遍，之前也听过康震在央视讲的苏轼。他们都讲过这东坡肉的典故，讲过有多少道东坡美食。眼下，在三苏祠旁吃东坡肉，想着苏东坡当年是在多么无奈的情况下，用什么肉、什么柴、什么火，怎么做出的东坡肉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与李白故里相比，三苏祠不大，古朴丰厚古木参天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。欣赏东坡雕像、古代石碑，看东坡履历、苏轼家族展览等，给人的感觉是平和宁静。站在三苏祠，想着海南儋州那遥远的流放地，想着中国文学史、文化史上的这位通才，想着他跌宕的人生、亲民爱民的故事，想着他的那些浩瀚诗作，感慨良多。有苏轼真是我们的幸运。他的所有天才成就、所有幸与不幸，都成了我们的人生福祉，滋养着我们的内心。

从江油到眉山，从青莲小镇到三苏祠，流逝的是不老岁月，留下的是千年文脉。吃过了东坡肉，想着青莲镇在街上烤火的老人都知道李白是他们家乡的骄傲，心里便也释然。李白的浪漫神奇与放荡不羁，同苏轼的豪放豁达与平和超脱，正是人生的两个极致。他们的人与诗作、名与家乡，都是我们享用不尽的文化瑰宝。

和我的老师聊起这些，他直言：“文章憎命，大才易折，世间事大抵如此。壮怀激烈，青冥折翅，唯余诗酒传世。圣贤皆湮灭，文章继世长，天不亏才人。”所言极是。就用我老师戎真理先生的这几句话作结吧。

从青莲镇到三苏祠

郭爱川

